



斷代·離島·碎片

讀吳鈞堯的《金門》

◎ 文字工作者／唐 捐

金門，對於許多人來說，是一個巨大的符碼，先依傍於中土，再附著於臺灣，而後尷尬地懸在中間。島上許多物事，早已被編碼完畢，曾經那樣牢固，像刻在石上的碑文。但隨著政治文化社會的變遷，記號具與記號義之間的關聯不斷鬆動、崩裂、重組，形成新的局面。現在，文學的解釋也要算進去，必將有越來越多的金門作家，以他們土生土長的經驗，剝掉「離島」之為「離」，重構群島的主體意義。

在這種思考架構下，不妨把吳鈞堯這本書看作一座符號的島嶼，如果說主流政治文化對金門的「集體想像」是本島，那麼，這本小小的文學作品集對金門的「個別詮釋」便是離島。「離」與「本」兩組符號系統，在書裡展開一場一場精采的對話。弔詭的是，作者其實是在本島的語境裡書寫遷離二十多年的離島，他的心靈模式到底更接近哪一座島，尚有可疑。或者說，臺灣與金門的對立結構，是可以被逆轉，甚至瓦解的。然則離與本之間，竟是難以強加分解。

作者在自序裡揭櫫「斷代」的自覺，這種斷裂的歷史記憶，是個人處境，也是離島的宿命。相應於此，則有「碎片」式的文體：在敘述上保持「離」的態度，游走邊緣，解消中心；在結構上偏向「斷」的策略，畸零簡短，不求宏偉完整。換句話說，這書基本上採取了接近字典辭書式的寫作，每一篇像一個辭條，條目下是簡潔而不落俗套的釋義。尤其是卷一，作者刻意採取抽離自我的筆法，描述礪

堡、野墳、塑像、戲院等物事，重新組構一座島嶼，冷靜、節制，與一般訴諸情緒的懷鄉文字大不相同。

如果我們把這種抽離式的寫法稱為「方志」體，把灌注自我色彩的寫法稱為「自傳」體。那麼，這本書的前半部方志成份多些，後半部則逐漸加深自傳的色彩。無論如何，方志與自傳都具有紀錄的意義，但任何形式的紀錄，其實都隱含著刪除與修改的痕跡。文學的魅力，有時便在於這種不斷增刪塗改的過程。作者於此，彷彿是深有自覺的。他說自己原來叫「吳均堯」，改為「鈞」，以去「土」氣，是老師的提議，又有小名「阿內」、「小麗」，小時候被喚為後面這個女性化的名字，非要訂正過來不可。但「名」彷彿真會帶領「實」似的，長大以後竟會不自覺地走向女衣特區。我想，這裡面牽涉到身份認同的焦慮，就像「金門人」這個名稱或身份（在權力結構上，臺灣是男性，金門是女性），像魅影般牽引著他。

因此，這本書最有趣的地方，在我看來，就是不斷勘誤的衝動。作者將自己年少時期的「口吃」歸因於金門人的自卑：站在神聖中原的陰影裡，邊鄙蠻荒的小島當然無法完整表達自己。小姪女不相信臺灣小孩也有笨的，作者說：「我也是發了很長的時間，才相信這件事。」這段很長的時間，其實也就等於矯正口吃的過程。依照佛洛伊德的講法，「語誤」與童年時期的遮蔽性記憶有關。就本書而言，「離島癥結」便是最強悍的拒阻力量。大人不



斷植入向臺灣看齊的指令：「本」島是「正」字，離島自然是錯字了。

遭到家法侍候的三姊，醜滿憤怒的墨汁，寫下：「哼，王八但，看人大小眼。」二十年後看來，真是石破天驚的銘言，這種幼稚純真的觀點，堪稱金門自主運動的「先驅」。人（或島）的大小，不是客觀現象，而是主觀的眼睛所決定的。小女孩的口氣這樣任縱，雖然那不屑的「哼」聲，罵人的「蛋」字，都寫錯了。但這種安居於錯字的行爲，不就是對正字最有力的反抗。實際上，《金門》這座「斷代島」本身就充滿了錯字，金門人忙著進行勘誤：二校修正一校，三校可能又恢復一校。一般人都以本島爲標準，作者有時也不免如此，但他又有以離島校正本島的衝動。

家人聽從廟祝的話，將「阿爸」改口稱爲「阿叔」。來到臺灣後，朋友問：「阿叔是你阿爸的弟弟嗎？」這當然令人困擾，作者不斷在內心裡演練正名的動作，卻無法付諸實現。隱藏在這個儀式底層的，其實是對理想阿爸的呼喚：別人的阿爸是和顏悅色、舉止有禮、輕聲細語。我的阿叔則是粗暴，巨大，駝背，經常離家在外。後來的發展是這樣：「結婚時，妻問我該叫『阿叔』還是『阿爸』？我毫不遲疑地說，『叫阿爸吧。』」透過妻（一個臺灣女子）的代行，多年的癥結終得解開。於是下文竟然出現與前文完全相反的描述：「阿叔溫和，不笑時也很和藹，他肩膀寬大，下巴的白鬍鬚很扎人……。」看來正名的程序真是意義重大，勘誤既畢，看待人事物的眼光也隨之澄定。

有待校對的，還包括家族史。阿嬤的

構想是這樣：把領養的二姊嫁給大哥。但被書寫的人物拒絕了故事，從而作了一次校正。最後揭曉的原始版本是這樣：「大哥居然不是爸、媽親生的。兩位哥哥早夭，爸、媽納兒沖福，領養大哥跟二姊。大哥的身世被刻意隱瞞，直到結婚生子，返回金門省親時才無意間聽到。」這種隱瞞當然出於善意，淳樸的鄉下人濾掉了雜質，只記憶他們願意記憶的，不惜用構想修改事實。有趣的是，在面對心目中神聖的文字時，他們卻又有了令人訝異的作爲。作者這樣描寫爲母親寫自傳的過程：「對文字無知，媽像個小孩坐在我面前，毫不遲疑說著我聽也沒聽過的秘密。媽弄錯自傳的定義，我沒點破，媽像個告解的罪人。」文字本身實已具備校對的功能，它逗引著被書寫的人物（甚至包含書寫者自身）通達一種真實。

正確的版本永遠不存在。書寫注定是一種塗塗改改的歷程，它塗改生死的界限，遠近的區隔。它對亡逝的人事物進行招魂，但魂不歸來；它領人返回消失的故鄉，但永不抵達。



金門
吳鈞堯著/爾雅
9106/190 元
ISBN 957639340X
平裝